

沧州师院教授张海燕《诗经》诵读登上学习强国总平台“推荐”频道

用声音唤醒古籍里的《诗经》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

7月4日，人们打开学习强国后，只见总平台首屏推荐频道，赫然出现“国风·周南——《诗经》诵读”板块。点进去，有一段介绍：读中国诗词，从《诗经》开始。河北沧州师范学院作为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，特别推出《诗经》诵读系列音频集，让我们从中感受古音古韵，陶冶情操，领会“诗”的无限魅力。

隆重推出的是11条音频。《关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《樛木》……诵读者，是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学院院长、教授张海燕。这是她诵读的《诗经》305篇系列音频的第一部分，其余篇目将陆续推出。

古琴曲中，一篇篇《诗经》带着千年风韵而来，似曾相识，亲切中又有几分陌生。仔细聆听，入耳入心，仿佛看见两千多年前，我们的先人就这样生活着、歌唱着，千年遗韵，诗心永恒。

这是“诗三百”的魅力，也是声音的魅力，让我们穿越千年，古今共情。

不为人知的是，为了录制《诗经》诵读音频，向来以才气、灵气享名的张海燕，下了多少笨功夫。

病床上无偿贡献版权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两千多年来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、思想和生活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后，传授《诗经》的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，流传下来的唯有毛亨、毛萁的《毛诗》，河间因此成为《毛诗》发祥地、《诗经》再传地。

今年3月，学习强国总平台开展“古诗词诵读”征集活动。沧州与《诗经》渊源深厚，学习强国沧州平台决定向总平台推出沧州人自己诵读的《诗经》305篇系列音频，让沧州好声音传遍全国。而当时总平台上已有两个权威版本的《诗经》学习栏目：一是著名播音艺术家陈铎朗读的《诗经》25篇；二是北师大教授、诗经研究专家李山的67篇《诗经》解读。面对两位重量级人物，诵读者的人选成了重中之重。

谁最合适？众人首推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学院院长张海燕。

尽管从小喜欢读诗、写诗，但张海燕真正与《诗经》结缘，还要从2017年师院创建齐越传媒学院说起。作为院长，她认为在教书育人深研学问之余，学院师生还应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，担负起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使命。学院创立之初，她就带领师生到河间寻访《诗经》遗存，开设中华经典诵读课程，带领学生及河北省乡村教师紧缺领域培训学员诵读《诗经》，并用音频、视频、情景剧等多种形式，学习、传承、传播着诗经文化，出版了《经典诗文台词诵读技巧》等多部学术专著。5年的积累，专业的素养，让张海燕教授成为诵读者的不二人选。

那时，张海燕正卧床养伤。3月3日，她刚做了膝关节手术，不能下地行走，大脑却异常活跃。她一边在抖音上更新自己制作的视频《诗经》作品，一边谋划着与语文出版社即将开始的《诗经》音频诵读活动。

此前，她带领师生编著的《<诗经>诵读指要》，在语文出版社出版，即将发行。出版社也有意与她开展《诗经》音频诵读合作。一直以来，《诗经》中生僻字众多，人们不认识、不会读、读出来也不知道准确与否，不仅影响着对内容的理解，也让很多人对这部传承千年的经典之作不敢触碰。社会渴求，出版社热望，市场期待，一个商业化运作的《诗经》音频作品，呼之欲出。

正因如此，当张海燕接到学习强国的橄榄枝时，她犹豫了。最终让她作出选择的，是献王刘德。

是的，是两千多年前的刘德，那个修学好古，将毕生精力投入收集、整理古籍的刘德，那个让《毛诗》《左传》等传之后世的刘德。病床上的日子，漫长的夜晚，在作家彭玲的书籍《夺命书香》里，复活了的刘德，让张海燕感到一种使命。她决定了更大范围、更快地传播《诗经》，无偿贡献自己的《诗经》诵读音频版权，让人们都能在学习强国上聆听千年诗韵。

诵读中伴随多少感动

从3月份确定做这件事，到7月4日诵读《诗经》系列音频第一部分“国风·周南”在学习强国总平台、河北学习平台、沧州学习平台隆重推出，短短一个多月，张海燕经历了太多，有惊喜和感动，也有病痛和艰辛。最让她感动的，是相识、不相识的朋友们一次次的慨然相助。

熟悉《诗经》及音韵学的人都知道，305篇《诗经》诵读音频，是个浩大的工程。

张海燕也知道，单凭一己之力，根本无法承担。她首先征求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导师、中国诗词大会策划人、中国传媒大学姚喜双先生的意见，又向《诗经》研究专家李山先生的博士生李辉求教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傅华热心提出建议。沧州还有一大批潜心从事诗经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学者：《沧州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原总编、诗经文化研究者刘桂茂，名人美术馆馆长石磊，诗经传承地河间的诗经学者田国福与董杰，以及学习强国沧州平台、省平台、总平台的工作人员们……

网上的《诗经》音频资料，普遍存在三方面问题：一是读音五花八门；二是录制不够专业，音频质量不高；三是声调平缓感情色彩平淡，没有表现出《诗经》不同篇目的语调起伏与情感节奏变化。对张海燕来说，后两个方面是她的专业，几十年志与业皆精于此，可以游刃有余；第一个问题，也就是正音的问题，是首先要解决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。

聪明人肯下笨功夫

张海燕诵读的《诗经》音频，由学习强国总平台在首屏“推荐”频道和“电台·听文化·听诗文”频道播出后，好评如潮。一直以来，学习强国只给沧州武术和吴桥杂技开过专栏，张海燕诵读《诗经》音频的推出，打开了沧州诗经文化向全国展示窗口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《诗经》，关注毛诗故里，以及沧州与诗经文化的千年传奇。

沧州文化学者刘桂茂说：“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化的原典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。可惜的是，长期以来，《诗经》中有许多字人们读不懂、读不准、读不出来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内容的理解，影响了人们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亲近。沧州师院张海燕教授诵读的《诗经》，读音准确，配乐精当，抑扬有致，顿挫得体，加之张教授富有磁性的音质音色，侧耳听来是一种享受，开口随读是一种学习——美！这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莫大焉！于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功莫大焉！”

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说：“《诗经》这部最早通过口耳相传的文学经典，今天又在它的传承再生地化身声情并茂的音频，正可谓返璞归真，值得点赞！继汉代毛公、北朝刘炫之后，沧州诗经文脉的延长线上又多了一个跨越千年、交相辉映的闪亮节点。相信这会让《诗经》的神韵以

古诗文诵读，有上古音韵、中古音韵、现代汉语语音。如果从年代来看，《诗经》属于上古音韵，但上古音韵今人又有几个能诵？能懂？各方专家反复讨论最后统一意见为，今时今日诵读《诗经》，为的是让人更容易理解《诗经》的本义，不必拘泥于上古、中古音韵，或者现代汉语语音。最终，大家确定诵读读音依据向熹先生编著的《诗经词典》。

尽管如此，为了探讨一个字的读音，他们还是常常聊到深夜。张海燕让记者看她和刘桂茂的微信聊天记录：一屏屏都是关于诵读《诗经》的探讨。为了找到一个字最准确的读音，他们甚至还查找古地图，从地理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分析《干旄》中“在浚之郊”的“浚”字，到底读xùn，还是读jùn。

在微信的世界中，他们是不分时段，可以随时“推门”就进的朋友。深夜22时、23时，清晨5时30分，这些时段的探讨，在他们是很正常的文化交流。

音频中需要配乐，张海燕属意古琴曲。在反复听了几百首古琴曲之后，古琴大师王先宏演奏的《千年风雅》，一下子触动了她的心弦。琴声清越，曲意悠远，这就是最合适的配乐！但她不认识王先宏，就通过网络反复查找相关链接方式，最终找到了他。

张海燕兴奋地在电话中讲述了自己对古琴曲的理解感受，讲了《诗经》在沧州的传承过程，以及自己的配乐制作理念后，忐忑不安地争取大师的授权。

及沧州人传承经典的传统，延续到更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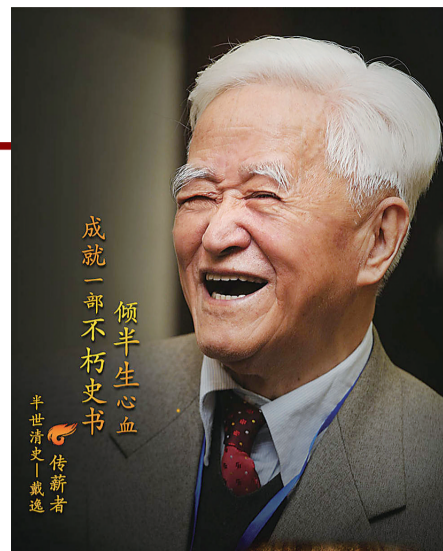
张家口刘慧娟老师说：“长久以来，因为生僻字太多，很多人对《诗经》望而却步，《诗经》诵读路上一直缺少一个优秀的、值得信赖的参考标准。这个音频是《诗经》爱好者的良师益友，为我们学习诵读提供了生动有益的帮助。”

……

盛赞之下，只有张海燕自己清楚，为此到底下了多少笨功夫。

采访中，张海燕一遍遍给我们讲《诗经》内外的故事。《硕人》《新台》《载驰》的背后，是那个时代的女子们：庄姜、宣姜、文姜、许穆夫人……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命运。她讲《螽斯》是祈求多子多福，最适合在婚礼上唱诵；《葛覃》描述的是妇女回娘家的阶段。要让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，奉献他人；花落之后，要保持“其叶蓁蓁”，用挺立的枝干护好自己，守住尊严。

她说，曾为女生们讲过一堂“自尊自爱”主题的讲座，就是从《桃夭》开始的。女人的一生就像植物的生命，花开花落，是生命的自然规律。女孩子应该活成一株桃树，“灼灼其华”时灿烂自己，也宜其家人；到“有蕢其实”的阶段，要让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，奉献他人；花落之后，要保持“其叶蓁蓁”，用挺立的枝干护好自己，守住尊严。



著名历史学家 戴逸之名取自沧州

1948年10月，他从北平奔赴泊头华北局城工部，经过沧州时，改名“戴逸”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本报曾报道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名字是他1948年从北平转移到泊头华北局城工部途中改的，以及华北局城工部转移爱国人士时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后，泊头文史学者范凤驰告诉记者：我国著名史学家、国务院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名字，也是在转移到泊头华北局城工部途中所改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戴逸，96岁，我国清史研究的领衔人物，在清史、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成就卓著。

戴逸与夫人的名字都取自沧州

范凤驰介绍，原沧州财经学校党委书记戴其润与戴逸先生是宗亲，熟悉这段往事。记者联系戴其润后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戴逸先生的名字就取自从北平转移到泊头城工部途中，更准确地说，就取自沧州！”

戴其润拿出他编辑的《沧州戴氏族人钩沉（续）》，其中的序言是戴逸所写。在这篇序言中，戴逸先生写到：

“触目生情的首先还是‘沧州’二字，这个曾经仅有过一面之缘，却令人终身难忘的运河古城。”

那是1948年10月间，在北大求学的我，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，被迫向解放区转移。几经周折，到了沧州，在东城门的桥上和前来接应的同志用“留人”（即时任华北城乡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姓名的谐音）的暗号接上了头。填写登记表时，那位同志机警地说：“改个名字吧，以免有事连累家人。”我想，我是逃出来的，就叫戴逸吧。我原名叫戴秉衡，到沧州我改成了戴逸，并一直叫到今天。而我的老伴儿，当年是辅仁大学的学生，也和我一样，经由沧州中转，进入解放区的华北大学。她原名刘振安，也是到了沧州改成了刘炎，是同一条路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继而相识相知，相爱相惜。60多年了，我和她一直没有再到“戴逸”“刘炎”的诞生之处故地重游，说来真是遗憾，所以一看到书名上的“沧州”字样，便一下子感慨系之。”

戴逸与戴其润的一段忘年交

戴逸，江苏常熟人，1926年9月10日生。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历史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1978年任教授、清史研究所所长。早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，后专注于清史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。2013年12月17日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。

2002年，76岁的戴逸接受了领衔主持国家项目《清史》的编撰任务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编撰前朝历史都由皇帝亲自参与、宰相领衔。《清史》编撰过程中，虽然政府投入了巨资，但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，是《清史》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。在历史评价方面，自辛亥革命后，清朝历史一直被标注为最软弱腐败的时代。戴逸先生最早对清代历史提出了系统、科学、公正的评价，肯定了清代的史学贡献，推翻了长期存在的对清代历史不公平的评价。《清史》被认为是中国近百年来重大的文化工程。

2007年，因为同为戴姓，戴其润来到北京拜访戴逸，并带去了他编撰的《沧州戴氏族人钩沉》。戴逸翻阅后，对此书评价颇高：“此书填补了《清史》方面的缺陷，你不要光给我，还要给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图书资料中心，最好再给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两册。”后来，戴其润又写出《沧州戴氏族人钩沉（续）》，戴逸欣然作序。

曾在泊头城工部住了半个月

戴其润说，戴逸还和他讲到1948年在沧州、泊头时的经历：“戴逸先生到沧州的第二天，就去了泊头华北局城工部，在那儿准备去石家庄。正赶上傅作义的队伍偷袭石家庄，转移行动暂时停止了，他在泊头住了半个月。后来去衡水坐火车去石家庄。快到时，遇到了敌机。敌机扫射火车头，司机吓得跳车跑了。没了司机，火车仍在跑，眼看就要进站了，大家都吓坏了。这时敌机见火车还在行进，返回来又是一顿狂射，火车头被打坏了，车也停了下来。他们走了很长的路，才到了石家庄。”

戴其润说，戴逸先生今年96岁高龄，前几天他还问候过老人，老人身体健康。2007年，老人就表示希望有机会到沧州市及泊头旧地重游。



王先宏沉静地说：“我弹古琴就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如果能为你的《诗经》诵读添些点缀，我将非常荣幸。”稍顿，又关切地问：“一首曲子怎么能配全部《诗经》？我让助理再给您寄一盘原版《古琴新语》吧，20多首古琴曲，尽可选择。”

张海燕喜出望外。素昧平生的扬州古琴大师这样鼎力支持，带给她的，除了感动，还有力量。

而她，唯有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，才对得起这么多人给予的信任和感动。

读《诗经》，学得通透，诵《诗经》，才能得心应手，用最恰当的神情，表达斑斓多姿的辞情。这份功夫，积年累月才能有所得。兼具灵气与才情的张海燕，其实是个好学勤奋的人。

仅仅在这三个多月里，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内，她下了多少笨功夫？外人很难想象。为了录音时达到最好的音质效果，她把每一篇《诗经》诵读，都手抄在笔记本上。打开本子，上面用红笔、黑笔、蓝笔勾勾画画，每一个注音的背后，都有一长串难忘的故事。其中有自己的苦苦追寻，有和同道中人的深夜探讨，也有和省、总平台工作人员反反复复的沟通交流……

她是个较真的人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录音、配乐、剪辑、制作的所有环节只能亲力亲为。这不是她的专业，手术后每一步行动都困难重重，她咬牙坚持，努力做到最好。

“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的源头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，也是沧州六大文脉之一。沧州的先人们用生命保护传承下来的优秀诗文，不能让它们沉睡在古籍中，必须让它们活起来，并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心灵滋养。”张海燕说，《诗经》活起来，读起来，传起来，对她而言，是比什么都高兴的事儿。